

世界艺术史话

Shijie yishu shihua

世界

工艺美术

下



辽海出版社

世界工艺美术

(下册)

邢春如 编著

辽海出版社

二、中世纪美术

初期基督教美术

公元初年，在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现今的巴勒斯坦地区，产生了后来影响着整个欧洲社会的宗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居住在这里的希伯来人，深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双重痛苦，在平民和下层劳动者中间，反抗罗马帝国的占领，向往平等友爱乐园的愿望被反映在耶稣·基督所阐明的教义之中。因而它代表了受压迫的穷苦人民的愿望，迅速得到传播。在它产生的最初3个世纪，罗马帝国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基督教的活动，所以它只能以秘密的方式传播。耶稣本人也在公元29年，被罗马派驻巴勒斯坦的总督彼拉多下令处死，钉在耶路撒冷街头的十字架上。由于没落的奴隶制社会腐朽和罪恶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普遍感到要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依托，因而，尽管遭到残酷的镇压，基督教还是不屈而走，很快在罗马帝国的广大领域中传播开来。公元2世纪末，连首都罗马也有了基督教徒的地下活动。他们利用罗马人在住宅地下挖掘的“地下茱窟”（Catacomba）举行秘

密的宗教仪式，在这些场所，为了应付罗马士兵的搜捕，往往用十分隐晦的象征手法，画上双关的、符号式的图画。例如，以鱼表示耶稣，孔雀表示永恒，葡萄表示天国，牧羊人表示上帝爱护人民等。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康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325年召开教义辨析会议，确定统一的正宗教义和教会组织，竭力发扬基督教义中的禁欲主义和忍让精神，对中世纪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战争和瘟疫所造成的痛苦生活采取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态度，这就为巩固、维持罗马和各封建小国的统治，扑灭奴隶和隶农的反抗，提供了精神上的武器，到4世纪末，罗马皇帝充分认识教会的麻醉作用，宣布基督教为国教。由于经济穷困，国家拿不出很大的财力支持教会的活动，所以在1世纪~5世纪间，基督教的建筑、雕刻、绘画等方面，还是非常简陋和朴素的。也不拒绝利用现成的异教建筑和雕刻等形式，例如，从希腊神话中带翅的爱洛斯（Eros），化为天使，赫尔美斯（Hermes）借来作“善良的牧羊人”等。罗马的公会堂，皇室的陵庙，也曾被借用来做初期的教堂。这是初期基督教美术的特征。

茱窟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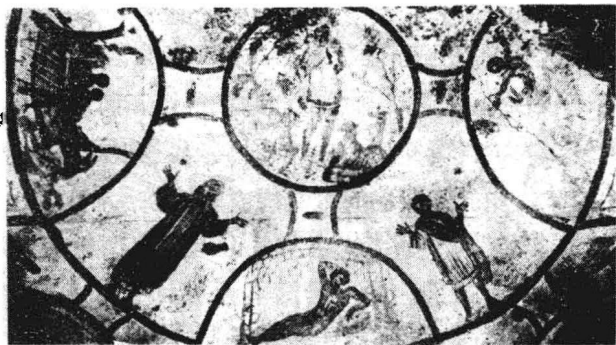
处于地下时期的基督教绘画，主要集中在罗马郊外的地下茱窟中。公元9世纪，建造圣·塞巴斯坦教堂时，在阿比亚区街附近的凹地旁挖到了一组这样的地下墓所，全长达百余千米，宽0.9米左右，两壁凿出数层小龛，安放罗马人死去亲属的骨灰盒。公元1世纪~5世纪时，基督教徒利用它

作为秘密集会、举行仪式、宣传教义、埋葬殉教者的地方。人们称之为“卡塔孔巴”（Catacomba，希腊语“凹地旁边”之意），里面的壁画，最早可追溯到1世纪，而以3、4世纪时为最多。为了遮掩罗马士兵的耳目，这些绘画多取寓意和象征的手法，以一些简单的符号代表只有教徒们才能了解的宗教内容。例如，十字架代表基督升天，棕榈树代表殉教，锚代表救世，鱼的旁边写有希腊文“耶稣·基督”“神之子”“救世主”等题字，以代表基督，较为复杂的如圣·布列希拉地下墓所的《善良的牧羊人》《圣母子与预言者以赛亚》，维尼·马克希米地下墓所的《祈祷的人》等。往往采取用石灰先作出浮雕然后上色的做法。

在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徒同希腊罗马神话传统的联系，他们并不拒绝运用异教形象为基督教服务。例如，基督升天的画面中，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乌拉诺斯（Uranus）的形象出现在基督脚下，基督洗礼的画面上，河神也偶尔出现，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拉克列斯，被用来象征救世主的勇气和力量。

茑墓壁画的着色，一般都比较鲜明，可能是考虑到地下光线暗淡的缘故。但是，基督教徒出于信仰和寓意的要求，常常并不按自然界真实色彩设色，而是尽力使色彩具有独自的精神内容，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例如，在圣康斯坦察教堂的镶嵌画中，圣徒彼得的皮肤是青色的，意为天空，象征天国的灵魂。

被基督教所利用的地下茑窟在罗马以外的许多地方也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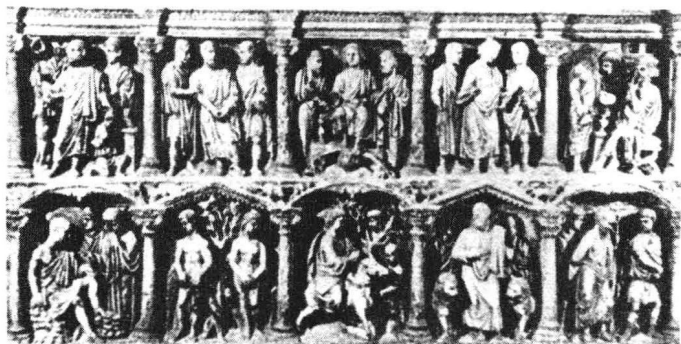
上帝与使徒 罗马

发现，如康巴尼亚、西西里、撒丁、科西嘉、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它们当时都在罗马帝国疆域之内。从事于这种绘画的并不是专职的画家，而是出身微贱的信仰者本身，因此，这些画都带有民间的性质，具有各地方风格的差异。

石棺雕刻

初期基督教雕刻最出色的遗物是石棺，这是3世纪以后，富有的基督徒为自己建造的坟墓，它的制作者是罗马时代的工匠，因此往往以老一套的罗马格式来装饰基督徒的石棺，这就造成了石棺雕刻特有的折衷风格。例如，3世纪时的尤利乌斯·巴苏斯（Junius Bassus）石棺上酒神底奥吕索斯和天使，一起出没于描写基督故事的情景中。还有罗马时代常见的葡萄纹和卷草纹图案花边也常常出现在石棺的四边。左侧下方的浮雕中，有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但显然抛弃了罗马雕刻的高度写实作风，树、石都是图案式的，人体也被作了抽象化和程式化的变形处理。可以说，这是埃及艺术

消沉之后，美术又一次脱离摹写现实的轨道，走向纯理想的表现。



巴苏斯石棺浮雕 罗马梵蒂冈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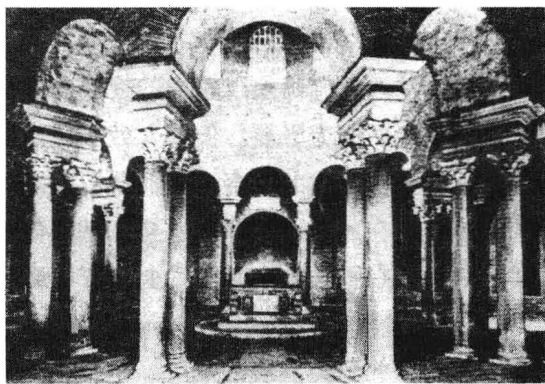
教堂建筑

基督教公开活动以后，亟须以较大的规模向人们宣扬教义，提供适当的场所便成为必要。但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罗马帝国，无力提供庞大的资金，因而便只能利用原有的罗马建筑加以改建。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初期基督教建筑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在罗马公会堂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巴雪利卡”（Basilica）式教堂，在矩形平面图上作三跨或五跨式，立面中央较高，两侧为低矮的侧廊，中央顶部采光，屋顶为人字形斜坡滚水式，显然来自木结构，内部由两行列柱区分主堂与侧廊，祭坛的位置在山墙正门的对面。典型的例子如公元432年改建的罗马圣马利亚教堂。另一种是在罗马式圆形建筑的基础上改建的中心圆穹（Central）式教堂，如公元350年建立的以康士坦丁大帝女儿的陵墓改建的康斯坦

察教堂，它的祭坛在中央，一端有门廊，平面图呈钥匙孔式样。



圣马利亚教堂内部 罗马



康斯坦察教堂内部 罗马

米兰的圣·罗伦佐教堂是初期基督教建筑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例子，它的高大圆顶直径41米。阿波利纳尔教堂在巴雪利卡式平面图的基础上，侧厅延伸为近似十字形平面图。这些都给8世纪以后的拜占廷建筑以直接的影响。

镶嵌壁画

镶嵌壁画（Mosaic）在罗马帝国盛期建筑中甚为流行，它具有色彩丰富、质感辉煌、耐久牢固的特点，现在也被基督教艺术所采用。5 世纪前后的大部分教堂，不论是巴雪利卡式或者中心圆穹式，均喜爱这种装饰方法。

康斯坦察教堂拱顶四周的环状饰带，采用华丽的镶嵌构成的图案，产生类似东方丝绸的辉煌效果。圣马利亚教堂的镶嵌画保存较好，依其风格和题材可分为两组：主厅画面表现旧约故事，完成于公元 420 年 ~ 430 年，人物形象微微凸出，有立体感，中景和远景则相当简单。另外一组在正门内侧的弧形拱壁上，内容是表现对圣处女马利亚的赞美，这个题材是公元 431 年以弗所会议之后才被允许画的，所以它的制作要比主厅壁画晚一些。其色彩更比主厅鲜明，但人物体积感差，侧重于东方式的装饰风格。画中耶路撒冷城门口的十字架，是纯金贴成，城头的边缘线用宝石片嵌入，十分富丽堂皇。

5 世纪时的镶嵌画有罗马圣保罗教堂三角墙上的 24 使徒行列，人物表情呆板，姿态僵直，连接成花边式的图案。米兰的圣特奎里诺教堂的众门徒围绕基督的镶嵌画，是狄奥尼乌斯至安布罗希时代米兰文化的杰出代表，面部表情比较自然，服饰、背景都是当时米兰宫廷流行的康士坦丁时代的风格。除了故事画面外，还有用镶嵌组成的卷草和葡萄花纹，各种装饰图案，都显得庄严、华丽，生机勃勃。

拜占廷美术

当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诸部落瓜分之际，以拜占廷为首的东罗马帝国仍然统治着东欧、西亚和北非一带广大的疆域。这时奴隶制度在西欧消亡，东罗马帝国由于采取了隶农制而得以保持其经济的稳定，并且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左右逢源，将欧、亚、非三大文明熔于一炉，创造了独特风格的文化，对东欧、俄罗斯、希腊诸国，有深远的影响。

基督教在拜占廷帝国并未超过世俗政权，教会对文化的控制远远不及皇帝的权威，皇帝身兼宗教领袖，政教一体。为区别于罗马天主教而把拜占廷帝国境内的基督教称为“东正教”。公元787年至813年，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拜占廷的帝王们掀起了“偶像破坏运动”，用树木禽鸟图案和没有装饰的十字架代替圣像。

拜占廷美术以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廷为中心，流行于小亚细亚、希腊、南斯拉夫、巴尔干半岛、俄罗斯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它开始于4世纪康士坦丁大帝将拜占廷更名为君士坦丁堡时，到提奥多尼乌斯二世（公元401年~450年）时代开始繁荣，查士丁尼大帝（公元483年~565年）时达到高潮。经历了偶像破坏运动（公元726年~843年）时期的停顿，在巴塞爾一世开始的马其顿王朝（公元867年~1056年）至科穆宁王朝（公元1081年~1185年）又得到

复兴。

拜占廷美术的基本特征是辉煌、抽象、光与色的充分使用、两度空间的平面造型手法、人物与背景间的韵律感等等。它表现在建筑、镶嵌壁画和圣像画艺术等方面。

教堂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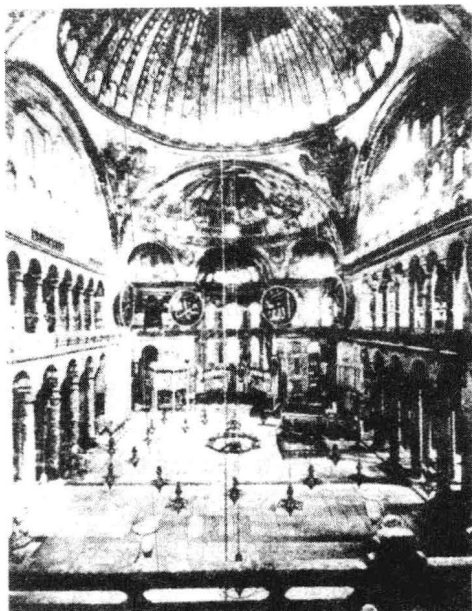
公元 330 年前后，最早的东罗马教堂差不多均采取初期基督教的巴雪利卡式构造。5 世纪开始，在拜占廷修建了一系列纯拜占廷风格的大教堂，其典型代表，当推公元 532 年



圣·索菲亚大教堂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538 年兴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的设计者据传为小亚细亚人安太留斯和伊索道罗斯。它以用砖和三合土砌成的墙壁构成主体，逐渐上升到庄严的圆顶，圆顶直径 33 米，由 4 根支柱与 4 个大圆拱支持。侧面回廊向中央集中，使视线自然引向巨大的穹窿形圆顶，圆顶下面有一圈通光窗口，阳光从这里投入教堂内部，把大理石柱和壁面的镶嵌画照耀得金

碧辉煌。抬头仰望，透过光线的迷雾，蓝色穹顶上闪烁着图案的光彩，造成一种虚幻缥缈的神秘境界，出色地体现了作为宗教建筑所要求的精神感召力量。诚如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卡尔莫斯所说：“教堂是尘世间的天国，神们在这里生息活动”。这个教堂在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被改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外面加了4座高高的尖塔，里面画上了阿拉伯图案和文字装饰。



索菲亚大教堂内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查士丁尼大帝西征时在拉文那修建的圣·维塔里教堂，也是穹窿形结构，不过外部采取八角形。它的镶嵌壁画《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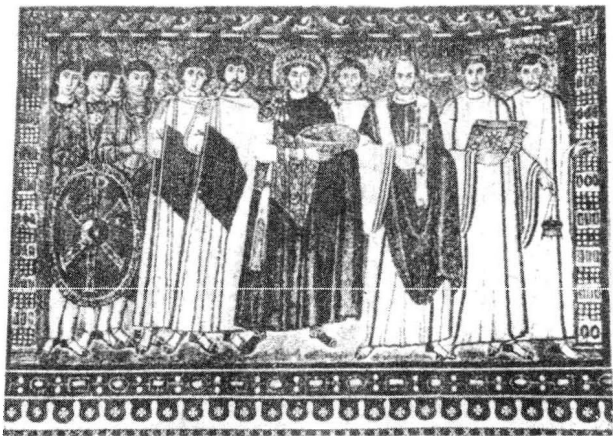
查士丁尼与随从 意大利拉文纳

士丁尼与随从》和《西奥多拉皇后与女官》远远超过它在建筑上的成就。

镶嵌壁画

拜占廷美术中的镶嵌画，以其独特的风格在艺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种起源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而繁荣于罗马帝国时期的艺术手段，以其灿烂的色彩吸引了拜占廷艺术家的兴趣，几乎在所有拜占廷时期的重要建筑内，都留下了它的杰作。而堪称“杰作中之杰作”者，当是拉文那圣·维塔里教堂的《查士丁尼及其随从》和《西奥多拉皇后与女官》。这是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公元527年～565年在位），西征意大利时留下的纪念。这两幅7米长的壁画，占据了教堂正厅的东西两面。拜占廷艺术家舍弃了罗马绘画的

古典手法，以平面的装饰手法处理画面。两画均有漂亮的外框，像两块美丽的挂毯，遵循着“等高律”的原则，两排人物，垂直站立，如同二方连续图案。这种构图，使画面产生静止的效果，人物缺乏个性描写，姿态僵直，表情呆滞，全靠色彩的巧妙配合以及材料的闪烁，形成优美的节奏和生动的感染力。



圣·维塔里教堂 意大利拉文纳

差不多同时兴建的新阿波里纳尔教堂，在两侧廊的上檐，有着长长的使徒行列，风格相同而规模更大。

公元8世纪的将近100年间，拜占廷帝国境内出现了偶像破坏运动。皇帝利奥三世（公元717年~741年在位）宣布不准用人的形象表现上帝和圣者。这种做法遭到罗马教皇的反对，因而在西欧影响甚微。利奥三世的儿子继续推行偶像破坏，禁止一切圣像。直到特奥罗斯（公元829年~842

年在位)时代仍未开禁,特奥罗斯死后,他的妃子特奥娜为圣像复兴不懈斗争,终于在843年的宗教会议上通过废除偶像破坏令的决议,东正教徒至今将通过决议的这一天——3月1日,作为“正教会的祭日”来庆祝。

结束了圣像破坏运动之后的第一个基督教艺术的提倡者是巴塞尔一世,由他开始的马其顿王朝,一直继续到11世纪,被人称为“马其顿文艺复兴期”。不过这个时期的艺术,并非模仿希腊罗马的古典样式,而更多的是关心圣像破坏之前的风格和异教艺术。例如尼西亚的科伊米西斯教堂的众使徒镶嵌画,不过是把圣像破坏前的画面重新作出而已。著名的《约瑟画卷》和《巴黎诗篇》等细密画,比以前更显得生气盎然。此外还有达芙尼修道院的镶嵌壁画,也比较自然生动。与此不同的是一种严峻简练的装饰风格,主要是希腊赫西奥斯·路加斯修道院和巧斯岛的尼亚·莫尼修道院中的图案式镶嵌壁画。

到巴列奥洛王朝(公元1261年~1453年),艺术中的叙事性逐渐压倒了装饰性,像在伊斯坦布尔的卡里·伊卡密教堂和特萨尼奇的圣尼古拉教堂的镶嵌画,已经进入一种与拜占廷精神不相一致的新的审美领域了,在后来的西欧艺术中,这种精神得到了充分地发扬。即晚期哥特式和文艺复兴艺术中的叙事性基调。

正如公元787年尼西亚宗教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宗教对于艺术有至高的裁判权”。“画家的责任只限于技艺方面,至于内容,应当由神学家来决定。”这是贯彻整个中世纪艺

术的一贯原则。

与镶嵌壁画同时存在于教堂的，有不少湿壁画，它的内容与风格同镶嵌画十分近似，但色泽远逊于镶嵌画，它不可能使用大面积的光泽色，但却可以用晕染的方法，烘托出较强的立体感和浓淡变化。

圣像画

圣像画（Icon）是流行于俄国和东欧各国的一种画在木板上的蛋胶画（Tempera）。它也是在否定了偶像破坏运动后，于9世纪起从古代希腊肖像画和抄本插图演变过来的。圣像画一般幅面不大，常常被安放在公共场所、教堂和家庭里，也可以捧着它参加宗教游行。它那挺拔的线条、变形的轮廓、忽紫忽绿的色彩，简洁而匀称的构图，受到现代画家的推崇，成为欧美旅游者在俄国和东欧到处搜求的艺术珍品。不过，现今存在的11世纪以前的原作已经很少，即使12世纪的作品，也只有君士坦丁堡的《符拉基米尔圣母》等寥寥数件。

《符拉基米尔圣母》的显著特征是：它已经摆脱了同时期壁画中的圣母那威严、呆板的面容，而稍稍带上了母性的慈祥和温柔。

从巴列奥洛王朝以后，圣像画进一步发展，图像也日趋复杂。有的被画于教堂主堂与侧廊间的隔板上，更促进了圣像画的普及。直到14、15世纪鲁勃辽夫、戴奥尼西和史特罗格诺夫画派在俄罗斯兴盛繁荣之后，才逐步衰退下去。

雕刻与工艺美术

拜占廷雕刻受圣像破坏运动的影响最甚，9世纪以前的

作品几乎湮灭。所剩均为植物和动物题材的装饰雕刻。手法也差不多都是浅浮雕，效果颇近于绘画。唯一的例外是米兰美术馆所藏的一件头像，它可能是雕的西奥多拉皇后，微妙的表情显然来自真实的面容，眼睛大大的，带有一点忧郁的样子；此外，圣·维塔里教堂内6世纪的石棺上所刻的浮雕《马其的礼拜》也堪称杰作，上面的各种人物均已与背景显著地脱离开来，自然地分布在侧壁板上。

工艺美术，包括象牙雕刻、金银细工、木雕、织绣和细密画等，拜占廷工匠的成就也令人注目。4世纪以后，拜占廷是地中海一带的手工业中心，其技艺一直指导着周围地区。它的黄金时代是9世纪~10世纪，蒙萨大教堂所藏《斯蒂尼科二连象牙板》是这时的著名杰作，与这个教堂所藏的《圣格列哥利二连象牙板》（加罗林朝）相比，后者的趣味纯在图案方面，而前者则着重刻画了圣母和使徒的栩栩如生的形象，面容、手足和衣纹均十分写实，浮雕的技巧非常高明。